

爱情狂徒

第一章

灯光熄灭的那一刹那，他的呼吸不期然的被黑夜夺了去。

这只是暂时性的电压不稳。石介天紧捂着颤动的嘴唇，拼命抓住残存的意志以说服自己耐住性子。逃避梦魇，除了等待外，已别无他法。他清醒的上限顶多十分钟。

随着窒意加深，无数的一分钟过去，森冷的凉意果然趁他流失钢铁般的意志之际，悄悄自脚底蜿蜒而上，罢住他拒绝妥协的心。

该死的停电！住家停、公司停、工厂停，现在连高级餐厅也停，他早晚会死在台北缺电的夏夜里。

沉甸甸的身子不再矫健，到底是招架不住黝暗的侵袭。头一沉，他清楚十分钟的上限已到，不妥协也不行了。

石介天健美的身子失去了力量，软趴趴地摊在洗手台上，任由惊恐和害怕密密交织满一身。因颤抖过度而开不了口，挺不直腰桿；平日贯带着讥峭、邪恶的脸庞不再狂傲，早被满室的漆黑涂白。

冷汗不断渗出额头，他不由自主地暗咒。天杀的鬼！为什么做了多年的心理建设仍不够好到应付这类该死的突发状况？一旦多年的努力沦为乌有，就表示一切只是白费，恶梦将永远纠缠他。该死，他不甘心。愈来愈沉缓的呼吸声，疯狂地让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多不愿让人瞧见呼风唤雨地石介天，竟然也会有怕得发抖的一刻，竟然也会有不堪一击的脆弱。他该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打不倒的强者，一直是，永远也将是，没有人能反驳这点。

天杀的，难道这个梦魇将永远跟随他？不——

急促的心跳威胁胸腔急欲跳出，石介天揪住心口，几乎支离破碎的安抚自己，又似想抓住什么来支撑自己。

不过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阴暗，居然能轻易夺走他自诩为钢铁般的意志力。不，他不愿认输，也不要让人看见他脆弱的模样，他能忍，一定能。

石介天虚软无力地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惜一切的挣扎全抵不过黑暗的啃蚀。模糊的视线和混沌的脑袋，顿时成了徒劳无功的证据。筋疲力尽了，他只能勉强撑到这里而已。周遭几道森冷的墙已压得他喘不过气了。

谁来救他脱离这场梦魇？石介天摇摇欲坠的身子倚着洗手台不由自主地往下滑，直到跪地为止。明知道这只是多余，他还是痛苦地呐喊了。

天杀的，救他啊！谁来救救他……。

盥洗室的门应了石介天不曾叫出口声的呐喊，静悄悄得打开时，惊慌失措的他已被恐惧侵蚀得听不见他。

是男士盥洗室传来得急喘声，拉住了正摸黑往外走的她。顾不得女宾止步的禁条，探头入内查看的好奇女孩，纳闷地瞧着半跪在前方剧烈颤抖的男人。

好重、好浓的喘息声，听这声音，彷彿这人随时要断气似的。餐厅内用餐的客人皆已被疏散到备有发电机的大厅了，这里怎么会有只奄奄一息的漏网之鱼啊？

女孩的眼睛瞥向左进天花板瞧了瞧，才勉强挤出同情之意。他还真倒

楣，这里的指示灯居然不亮了。

她若有似无地扯了下嘴角推开门，神色自若地走向挂在水槽上的男人。那轻松、矫健的姿态，很容易让人看出黑暗无碍于她，或者是丝毫称不上威胁的。

“喂，你旧疾复发吗？”她拍拍虚弱的石介天，几乎是肯定的问。见他沒有反应，她才好笑地调侃，“撑着点，昏倒在厕所可不是件光彩的事。”她无意扶起他，只是轻轻地笑着。这男人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强烈讯息，明明抖得就要休克了，仍不愿人家帮助他，多倔降啊！

谁？这是谁的声音？绝不是他带来的女伴。她是谁？他认得吗？或这她认出他是谁了吗？她在嘲笑他？连抬头的力气都已丧失的石介天，开始痛恨起自己。可恶！他恨自己无法如往常般掌握一切，怨自己的无能。

“走……开！”他抖不成声，沉入黑暗深渊的灵魂，怎么也唤不回。没有人能救他离开地狱，即使他至亲的手足也不成。唯有光，这世界唯有光能免去他根深柢固的恐惧。

她不会蠢得听不出这声细碎却凌厉得几乎致命的驱离。女孩若有所思地盯着他，无意离开。他怎么会抖得如风中摆柳，彷彿吓坏了？女孩碩量的眸子轻快地掠过一丝狡黠。

“我看你不像救急复发，倒像是……怕黑。”他娇声娇气地轻笑道。

冷汗潸潸照了一头，石介天脑子昏沉挤不出任何话。他极力维持自尊地趴着，不想与她一般见识。

不言不语一世！他是不想甩她呢？还是说不出话？女孩子弯身细细端详他，有点罪恶感的想培蓄些同情心。不该落井下石的，只是……太死要面子的家伙叫人看不顺眼。明明全身是汗，身子又抖得那么剧烈，眼看就要昏倒了，嘴巴却硬得让人唾弃。出声求救又不会少一块肉，真是的！

她自认不是善心人士，可也不想落个冷血之名。“劊子手”这词，她不怎么喜欢。更何況见死不就会被打入阿鼻地狱的，她才不要哩！

可是，面对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家伙。她该怎么做？伤脑筋的瞪着他的后脑勺半天，见他抖得一发不可收拾，女孩子才痛下决心。恆温动物应该可以温暖一下冷血动物吧？

“好吧！我牺牲了，救人救己嘛！吃点亏不算什么的，它日你可以具状銘谢。”这人一秒钟能抖几下啊？上上下下看的她头昏脑胀，铁定破世界纪录了吧！半跪在他身边，女孩握住他顫动却仍雄健的双手，并尽其所能地靠近他。但愿她的高体温能对他有些帮助。“这位先生。能不能请教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你会不会怕老鼠、蜘蛛或是蟑螂什么的？”她真的不想这么差劲，倘若不是机会难得，她又怎会如此！

“滚……开！”石介天咆哮道，冷透的心意外的被她突如其来的举止震动，就连他冰透的身子也背叛地被手中那股温暖缓缓滲遍。发作的时候，他一向不准别人靠近他，更不用说他视之为玩物的女人。

“忘恩负义的家伙。”女孩端倪他顫动的头顱，轻轻笑开，“别再抖了，只是停一下电，不会怎样的。”她放开他的手，目光炯炯直望入他灵魂深处，一双手任性地扳过他的头，顺势贴上他刀削似的脸颊。“嘿，别怕嘛！你已经不是牙牙学语的小孩子，怎么学人家怕黑，那又不是你的权利。”亏他长得如此高大，高过她至少有一颗头吧！身材修长，虽称不上状碩，亦不能谓之骨瘦如柴，总之是恰到好处。这样的男人脸庞就算不迷人，光是零度的气

息就够瞧了，怎么都不该与怯弱有关。

“别碰我的脸！”他虚软的推开她的手，宽挺的背冷硬的僵直着，轻弱的威胁里存着不下七分的凌厉。

“干嘛！你的脸镶了金子，碰一碰就会有金粉掉下来吗？”她又将手贴回他的冰脸，偏不放手。

他要宰了她……石介天虚弱地瞪着她，凌厉、漂亮的惊人的狭长细谋职瞪着她不安分的手，忽然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怒不已。

“喂，先生，我已经做了天大的牺牲，你怎么可以抖成这样来报答我？给点面子嘛！”女孩子对他的厉眸无动于衷。百年难得一见的同情心好不容易冒出头了，她打算趁势为自己多积些阴德。功德簿上记上这么一大笔，至少以后做什么比较不善良的事时，下地狱后能派得上用场。“别去想它，让身体放松；别压抑，把你的恐惧一点一滴地释放出来；别担心，你不会完全落单的，我保证，所以……别害怕了。”女孩撇撇嘴，为自己说个没完的安慰感到股悲天悯人的忧愁，听说这就叫做“温柔”；愚蠢的男人都信这一套。

石介天抬起头，终于有力气再狠狠赏她一眼了。那之，他这一瞪还没能发挥功效，看清楚女孩的模样，却又被眼前的漆黑击倒，只得万分痛苦地缩回原状。

女孩见他如此痛苦，管不得他赐的那份凶光，幽幽地叹息一声。

“你真的很可怜，个头这么大居然怕黑，这话说出去谁相信喔！”感觉到他激烈的颤抖趋缓后，她才拿出随身携带的袖珍电筒递给他。

“诺！送佛送上西天，手电筒给你。可是这只能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你自己看着办。”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慈善家，这会而她又不想理他了。“怕黑绝不是懦夫的行为，不管别人怎么想，至少你要看得起自己。每个人都有弱点，只是你的比较明显而已，这又不可耻，别放不开嘛！”她颇为正经地拍拍他的肩，安慰道。真不想将这支有纪念价值的手电筒送人。她恋恋不舍地盯着手电筒，方才之所以不拿出来，就是因为舍不得！它可是战功辉煌。

她有手电筒却拖到现在才拿出来？！石介天阴情不定地瞥向她，狂跳的心因猜测意外的地缓了下来。他虽无法遏止颤动不休的身子，却讶异地发现遗失已久的力量正迅速地奔回体内，体内那顾揪紧他的邪恶力量正逐渐远去。

“嘿，好像好多了。”女孩坦然地迎上他恼怒的视线，轻笑着转身离去。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怕黑，安啦，安啦。再见啦。”嘖，可惜了这么个仪表堂堂的男人，居然怕黑，天底下当真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

“你知道我是谁？”他沉着声，讶异地发现处在黑暗中的自己，居然能神智清明地运转脑子了。

“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世界本来就不大。”她停在门边。笑得十分诡异。

她的讪笑声惹恼了他。“我要知道你是谁！”他紧紧握着不及他手掌大的手电筒，用力之大，差点弄碎了它。

“你要知道，不代表我得告诉你。”她形状完美的红唇讥峭地扯高，“安啦！下次纵然有缘再见，我也绝不会和你相认的，你又何必苦苦相逼？面子一斤值不了多少钱，老顾着那张薄薄的皮，多累啊！”女孩放肆地任由清亮的笑声混杂进空气里，像在取笑他似的放肆。

石介天阴沉地揪着她，只能看到她有副匀称的好身材，听着她夹嘲带

諷地嘻笑，脑火地看不出来她的长相。他厌恶屈于弱势的感觉。

“生气了吗？别这样啦，我这问者无心哪！”她心无城府地笑着。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石介天缓缓眯起细长的冷眸，大概看出了她的轮廓。

“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举世无双的。”她笑着说完，悠悠哉哉地晃到门边，开门离去前，忽然头也不回飘飘地丢下话，“忘了告诉你，你已经有三分钟没发抖了，好现象。恭喜你，石介天。”她扮了扮鬼脸坏坏地笑着，话声才落，人就跟着不见了。

石介天不曾移动的冷眸，阴郁地变得暗沉。她一直知道他是谁，却自以为是地耍着他玩，她恐怕是错估他的个性。他石介天或许怕黑，却决不懦弱，没有人能在玩弄他之后，全身而退，以牙还牙一直是他从惨痛教训中得来的处世哲学。

乍现的灯光如同熄灭时一般，来得突然，石介天抿直了不曾放松的嘴角，俐落轻跃起，矫健的动作没有丝毫不稳或摇摆。

他郁郁地以惯有的优雅整理外表，那不近人情的脸上尽是深邃的冷峻与阴沉。领带一拉，他顺手爬梳稍显零乱的头发，硕长结实的身體绷得死紧，蓄满了强悍的力量。

当石介天昂首阔步离开曾让他备感羞辱的地方时，那几分钟前的虚软早已不见踪影。没有人敢怀疑这样狂狷傲视的男人，曾经不堪一击。

“石介天，三十一岁，‘幻灵服装公司’负责人，亦其首席设计师，已生产男装为主，窜起于八年前在香港一场名为‘休闲绅士’的国际服装秀中，走红至今，被媒体记者以敬畏之心冠上‘设计之神’美誉。许多时尚专栏记者与老牌设计师预测，以他目前的超强人气来看，他再红个三、四十年应当不成问题……”

“嗯哼。”真不敢相信，行书大老远将她从淡水自家的样品室，叫到他位于忠孝东路四段的办公室来，居然只为了研究那个狂妄、自大的服装设计师大师？！他肯定疯了。

“他以‘幻灵’为个人品牌这些年，为自己赚进了大把钞票。自从三年前他将个人品牌授权方式和国际知名的皮草、皮革、服饰、化妆品公司合作后，他的家产便以倍数成长，如今已是家财万贯的亿万富翁。他是中国人之光，出生于台湾，旅居于香港，近几年来在台湾设立多家精品店，句说他有意将事业重心移回台湾公司。”

“嗯哼。”权利金抽那么重，不富才怪。近几年来设计师品牌的大行其道，可让石介天赚翻了。

“他授权的商品种类繁多，非常注重品质。每家授权公司上市他的授权商品前，必经他抽查。他若发现样式、材质不符合原设计图，合作公司有掺水之嫌，通常是二话不说马上和授权公司解约，且将其视为拒绝往来户，时效是永远。”他愈说愈兴奋，眼神陶陶然，“石介天是个阴阳怪气的设计师，只挑顺眼的公司合作，不论那家合作公司的规模是大或小，只要顺他的意就可。举凡和他合作的公司，业绩的成长听说也是惊人的，他授权的商品必定是同业间最赚钱的商品，往往一枝独秀。石介天堪称本世纪做具影响力的过路财神，要将这尊神请进门可就困难了。”

“嗯。”她不晓得除了哼以外，她该表示什么。她只是人，无法去评判不

同格的人。

“可是他有一个怪癖，不喜欢黑色。他历年来所设计的服饰，举凡难事的休闲服、大衣、西装、毛衣、运动外套……等等，都不曾出现这个大众喜欢的颜色。”他实在不了解石介天的坚持。

“嗯。”裴絮了无兴致地哼了哼。石介天若是正常，就不窜红的这么快。

单行书对她的反应不甚满意。

“絮，你好歹是服装界的一分子，对这些讯息该感兴趣些，别哼得这么敷衍行不行？”他没好气地瞪了从头到尾只用鼻子在回答的女孩一眼。亏他滔滔不绝说得差点喘不过气来，她居然脸不红、气不喘，彻头彻尾的不捧场，真教人洩气。

“所以他是财又有势、首屈一指的红牌设计师，前途一片灿烂，简直无可限量。行书，麻烦你下次遇见他时，代我恭喜他一下。”这是她仅能表示的一切，希望他别过分为难她。

“你可以亲自恭喜他。”单行书突然诡譎地笑开了，那帅气瀟灑的脸庞奔射出万丈光芒。

“今天不是元宵節，我现在也不想玩猜迷游戏。”裴絮意兴闌珊的瞄了瞄他。这人今天热血沸腾得太离谱。

“你知道他是以前男装起家，到目前为止尚未授权女装生产。”单行书兴致勃勃得靠着办公桌，以他那张璀璨略嫌稚气的笑脸对着他可爱的外婚妻。

“我能不能用‘嗯’来回答？”裴絮绽出可爱的笑颜，註冊商标——梨渦浅浅地甜笑了出来。她一点也不觉得兴奋，怎么行书像吞了一大罐兴奋劑似的。

单行书仁慈的决定不去计较她对石介天的轻蔑，因为他太兴奋了。

“最近石介天公开表示将于明年正式打入女装市场，而且将会先从亚洲市场做起。我想他是在回饋祖国。”

“行书，不管你是欣赏还是崇拜他，请别走火入魔了。”他孩子气的笑容，热血沸腾的眼神，欣羨的口吻，分明像爱上了石介天。裴絮心悸了。

单行书懒得理她，她明明知道他有多欣赏石介天的才华，基于商业考量，这也是条不可多得的商样，她尽说些风凉话。

“国内有许多服装设计公司已纷纷和他接洽，无不希望能拿到这份授权。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她懒懒地问，总得说些什么吧！

他高兴地走到她身边，搂着她坐下，“‘单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从今年开始要成立女装部门，这是我接手以来一直等待的机会，多样化经营的第一步得看它了。而且……”他原已熠熠发亮的眸子，忽而迸出一百万伏特的光芒，刺伤了裴絮的眼睛。“他已经发出邀请函给所有他列入考虑的公司，我们也是其中之一。”

“这不是你的梦想吗？”她安稳地偎在他怀里，频频打呵欠，“看来我可以先恭喜你了。恭喜啊，未婚夫先生。”

“先别恭喜得太早，我们的竞争对手少说有三十家，单氏未必有机会。”毕竟他们的规模没有大到享誉国际的地步。虽然“单氏”的营业额年年持续攀升，在服装界的口碑亦不恶，可是这仍不足以打动一位红透半边天的国际级名设计师。

“担心什么，你不是说他阴阳怪气，不按牌理出牌吗？说不定他就喜欢

你的调调和做事态度。入围等于得奖，安啦！”她漫不经心地安慰他，眼皮不听话的严重下垂。这些天为了赶一批样品，她已经两天没沾过床了，不由得有些怀念它。

单行书温柔地看着她精灵似的容颜，情不自尽抚着她柔嫩的脸颊，“絮，只要你肯帮我，我们一定能拿到这份合约。”这桩生意成功与否，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在自家公司奋斗了将近十年，从基层员工做起。三年前，他爸爸因病退休的时候，他以单家独子的身分顺势卡位。当时，股东们没人敢说年仅二十五岁的他不够格接掌单氏，尽管如此，他还是知道他得做出点成绩来，让所有的股东心服口服的从口袋里掏出钱来继续资助单氏，以免他日后的扩展计划处处受阻。

“千万别要求我用美人计色诱他，本小姐不想太牺牲。”她慵懒地闭上眼睛，调侃道。

“我再怎么想要这份合约，也不会动我未来老婆地歪脑筋。”他拍拍她的脸，要她专心点听他说，却发现她眼眶边沾满了疲憊的黑彩。“你是不是很累，要不要先去休息？”他有些歉疚。

“如果你能在把我从淡水的家挖来以前先想到这点，我一定会爱死你。可是在我风尘仆仆跑到这儿来，又听你轰炸了这么久之后，你这么问就嫌残忍了。老兄，你不晓得那会要了我这弱的命吗？”她哆嗦着抖了下，惊恐万状。实在没力气开车回去了，开这么一大段路？！老天爷，饶了她吧！她情愿睡公司的厕所，也不愿折煞自己。

单行书大笑着将累极的她平放在腿上，裴絮顺势将脚抬上沙发的扶手平躺着，痠疼的肌肉适时得到纾解，她舒服得差点尖叫。

“好吧！那请你尽量打起点精神听我说完。”她十分坚持继续她的话题。

“还有啊……”裴絮情不自尽地哀鸣，眼皮已沉重得睁不开。

“现在才开始要说重点。”他不理会她的抗议，决定继续，“十二月二十五日当天，他将回台湾，在他即将开幕的精品店举行庆祝酒会，宴请国内所有服装业界的名人，谢绝媒体报导，只邀请少数几位政经关系良好的记者与会。”

“很好啊！祝他成功。”她不甚有力的地转个身虚应到，打算好好补眠。

单行书转回她的身子，颇不满意地拍拍她的脸颊，“石介天是个充满野心的男人，他想做的事极少失败，所设计的东西独特、俐落，往往能引起消费者共鸣。他会邀这几位颇具分量地记者是做面子给他们，也好替自己在台湾铺路。他的精明和不择手段目前在服饰界上无人能出其右。能让他看上眼的人没几个，你该高兴我们也在受邀之列。”

“本人深深替单大青年企业家感到无上的光荣。如何，语气够谦卑吧？”她绵若无力的轻哼。如果行书愿意饶了她，将诸多的赞美辞去除，她就可以早些入梦和地下的老爸哈拉去。

“光是高兴没有用，你必须和我一块出席。”单行书面有难色地瞟了瞟她，惧光的视线不敢停在她脸上。

裴絮慢慢、慢慢地掀起她漂亮的长睫毛，亮燦燦的乌眸向上瞥，身子跟着缓缓，几乎是太平静地坐起。

“你确定你刚才说的是中文？”她危险的低哼。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知道她的习性和禁忌，唯独身为未婚夫的他不可以。单行书应当知道她从不出席那些无聊的宴会，就算她想，老父的遗命也不准她这么做。他是被兴奋冲

昏了头吗？

“裴，别这样嘛！石介天评选合作对象的标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相当重视每家授权公司的样品裁缝师能否与他的设计理念契合，最主要的是不能没有主见，曲意迎合。因此，他挑授权公司一定是看那家公司的样品裁缝师裁缝技巧的纯熟度是否跟得上他多样化、新颖的设计。”他十分焦急。“这次的酒会不准媒体采访，我们也未必会和石介天说得到话，应该没关系吧？”

裴絮的裁缝、打版子及手艺技术是公认的好，没有任何布料和车法能难得倒她。她在服装界没名是因为她遵守父命，不想抛头露面。否则以她的才气，她的名声可能不下于石介天。难得当年被赶鸭子上架的她，不学则以，一学则专精得吓人。

“不能和他说上半个字，你去干嘛？”她语气平缓得有些吓人，邪眸意兴阑珊地微眯着，颇为算计。

“他通常只会让样品裁缝师当场作出他设计的衣服让他看，而且是在另外一个完全隐密的空间里。”他小心翼翼观察她的表情，唯恐她发怒。

絮的态度越平静，就表示越危险，他曾见识过她发脾气的模样，那是在她爸爸“告诉”她他将是她未婚夫当天。那时，他明明恨得想拆了裴靖洩怒，自制力却是惊人的好，只是笑咪咪得扬言要登报脱离两人的父女关系；后来她虽然没去登报，人却悠悠哉哉到世界各地自助旅行去，一失踪就是一年，急煞了悔不当初却仍坚持己见的裴靖。

裴絮任性妄为的行径不仅吓坏了裴靖，也吓傻的他，谁能想到一个高中才毕业的小女孩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简直是疯狂的举动。

“他什么时候接手‘国际服装大赛’了？”行书又想起了什么，表情怎么很惶恐似的？裴絮笑了出来，眼底掠过一抹明显的讥讽。

“别挖苦人家了，人家有本钱这么要求。”他拉回云游的心，苦哈哈陪笑。“石介天是个鬼才，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设计不仅新颖，而且往往会带动流行，更厉害的是，这种流行是历久不衰的。”

“行书，再次提醒你，别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他。”她背靠着扶手，漂亮有神的眼中隐着若隐若现的讽刺。

单行书笑咪咪地低下头，对上她灵动的眼眸，“你吃醋啦？”

“是啊！谁让你这么英俊得人缘呢！”她随性的回答，依旧轻慢的让人感受不到真心。

“我永远听不出你是在夸我，还是损我。”他扶住她的后脑勺，情不自禁地拉近两人的距离，吻住她，“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心甘情愿嫁进单家来？”话锋一转，他突然又想起老话题。

“五年前，老爸拿刀抵住他脆弱的颈项放话时，只说要我当你五年的未婚妻，又没规定我非得嫁你。时间一转就要过了，你一定不敢相信，我居然还是没有结婚的念头。行书……你有没有自省过，是不是你不够吸引我？”她扁扁嘴，故作无知的眨动水灵灵的眼睛。

老爸的固执真不是盖的，她以离家出走抗议对这件婚事的不满，那知他比她更绝，居然用生命来要挟她，不愧是知她、养她，同样邪恶的老爸爸。

“五年期限还有半年才到期，别妄下断言。”他退回身子，信心满满，“如果你不是坚持把你失踪的那年也算进去，我们说不定早就结婚生子了。”

“是吗？”她到是很怀疑。难道三年半的时间不算多？更何况相处几年

跟感情的发生有直接关系吗？来电的感觉不就是一瞬间而已，

“一定是。”他肯定的猛点头。

“再说吧！反正我不讨厌你，目前又找不到一个比你更顺眼的人，只有勉强凑和着。”她甜甜笑着，表情再温柔不过，“谁让我二十岁那年意志不坚，被老爸以性命一要挟，就马上屈服在你俩的奸计下，糊里糊涂误上贼船，着了老爸的道。”她两手一摊，委屈至极。

想拥有的开锁技巧。最重要的是，老爸终于肯让她一显身手了。虽然这种余兴节目一年只能玩一次，纯粹玩票性质，借来的物品事后必须物归原主，不得据为己有的规定，显得不近人情。老爸爸在她恳求多年后，终于肯让她大展所长，她已心满意足，不求其他。更何况她并不是收藏家，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空间去报养那些烫手山芋，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别冤枉人了，我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单行书执起她的手，急着想保证些什么。

“别在我脑子一片浆糊的时候求婚，通常这个时候你得到的答案都将会是最真实、而且是最伤人的，我想你应该能了解。”她还是一逦纯真地笑着。

“絮，别拿这种甜蜜的表情来应付我好吗？”单行书颇为无奈地摇摇头。她这种诡谲的样子虽甜蜜，却也是最教人摸不透的伪装。她俩相处了近四年，难道她还当他是外人？

“我一向如此啊！”难道她的笑脸碍着他了吗？不然，他怎么一副大难将至的苦瓜脸？

“说不过你，不谈这些了。你考虑得怎么样，答应帮我了吗？”他无法不想起那张邀请函，只得低声要求。

“再怎么迂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她横了他一眼，奸佞地乾笑，“奸险的小人，想混淆我的脑子，乘机削弱本人的判断力吗？抱歉，这招在我那高明老爸辞世前就已经失效。”难怪他一副深情款款的拙相，原来是另有所图，男人！

“我只求你这一次，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单行书只差没下跪了。

石介天的魅力真大！裴絮要笑不笑地揪着他，那洁净、白皙的脸上依旧看不出任何讯息。

“好啊！你拿什么和我交换？”

“呃？”他有些不明白。

她惬意的缩起双脚，诡异万分地弯起略带一丝顽皮的红唇，“你知道我不要额外的加班费，也不要什么鲜花水果、珠宝钻戒。不准露面是我那仙逝的老爸爸订的，当时你也在场。

大家都知道我裴絮是个道道地地的孝女，当然不好违背他老人家的遗命，偏偏你又是他为我订下的未婚夫。人家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裴家向来无亲无戚，小女子自小失恃，三年前失怙，现下成了孤儿寡女，只有未婚夫您最大了。你低声下气提出来的要求，小女子敢不从吗？唉……”语助词够强烈吧！

“絮……”单行书简直哭笑不得。她当她在唱戏吗？咬文嚼字的。

“我这人从不佔人家便宜，当然也不会白做工。”这又是老爸的另一条遗训——替他人做事时，绝不能分文不取。“你要我破老爸的规矩，我自然得索取报酬，这样才不会对不起辛苦订下规则的老爸。”她更不想对不起的是自己。

“你有什么要求？”他能不胆战心惊吗？别看她外表一副甜美、可人的样子，他一旦动起脑筋来，往往惊天动地。

“你又发抖了。”她好笑的睨了他一眼，“每次讨论到这种公平性的规则，你就以颤抖来抗议，莫非本小姐的素行真有那么不良？”

“知道就好。上回是谁说要参观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古玩大赏’，结果悄悄地把人家一只价值连城的水晶观音给带回台湾，还惊动了国际刑警的？”他纵使拥有再强的心脏也负荷不了她这种玩法，何况她每年固定上演一次。

裴絮咯咯地笑开了，“行书，我发现你真的很善良，一般人绝不会用‘带回’来形容我的举动。你是无法面对‘偷走’这两个字吗？”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挺得意的。”他无法不叹气。絮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还是不在乎？依他看。铁定是后者。

“名师出高徒，总不好辱没了老爸‘神偷’的美名吧！”她愈笑愈开心。“况且，那尊水晶观音我只是借回来让老爸看看而已，三天就完璧归赵了，不也没被人发现。老爸生前常在我身边叨念着没看到这尊琉璃观音，他死也不瞑目。我才不想半夜起来陪他老人家抬槓，也不想他阴魂不散老缠着我东要西。”

“裴伯父生前想看的東西，你一辈子也偷不完。”他实在不敢苟同她的行为。

“我还是比较喜欢听你说‘借走’这两个字。”她嘻皮笑脸地朝沙发

“所以？”他不由自主的搂她进怀，投降在她的魅惑里。

“我想去香港走走。”她偎在他怀里撒着娇，不敢扬高姿态轻喃道。

香港？！脑中的警铃大作，单行书拉开她，和善的脸倏地沉了下来。他无法不联想到那个轰动全球的展览。

“机票钱我自己出。”裴絮直勾勾地望着他，假装没看见他的不悦。

“我不能让你去。”他二话不说。谁不晓得她又在打什么歪主意了！

“食宿我自己付。”她巴望着他，不死心。

“你是不是想去参观黑家明年元旦到元月十五日的古玩大赏？”他再也忍不住了。絮谁都可以惹，唯独这家子惹不起。黑家的权势据说全球已鲜少有人能匹敌。

“行书，你不愧是我的未婚夫喔！”她狂喜地吻了吻他。“他们这次展出的东西比新加坡那次多上数十倍，而且都是千百年难求的珍品。错过这次，我一定会死掉的。”她跪在沙发上雀跃万分，小女孩般地撒起娇来。

“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又看上哪样东西了？”她看他根本是积习难改。

“‘希望之光’，黑家的传家之宝。这样稀世旷绝的蓝宝石从未参加过任何展览，老爸一直想一睹为快。”她双眼闪闪发亮，把自己的好奇心归咎于已入土的老人家身上。“我想你一定不忍心让我背负不孝地罪名，对吧？”他可怜兮兮地凝视他，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渴求地盈满雾气。

这哪是在询问他的意见，她根本只是在告诉他。

“如果我坚持反对呢！”她恼怒地吼着，无事她哀求的美颜。

“恐怕是无效一世！刚才我虽然说出嫁从夫，原则上我却是还没嫁给你；至于从父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总不能要我到閻王殿找我家老爸爸商量去吧？所以，我真是好抱歉呢！”她当真一脸歉疚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单行书气恼地瞪着她，痛恨自己阻止不了她。她征求他同意不过是做

做样子，絮可以在今天征求不到他同意的情况下，隔天便逍遥度她的假去，才不管他这个未婚夫担心与否。在她以为，她把话说出便已经征得了同意，他的反对在她眼里轻若微尘，基本上是不足以挂心的。

裴絮见他一脸不快，不禁纳闷，“你在生闷气吗？何苦！香港离台湾她居然能把自己的罪过堂而皇之的推给作古的人，他能不服了她吗？单行书差点五体投地，膜拜了起来。

“只拿‘希望之光’？”裴絮是个颇没原则的人，她说借两天难保不会超过三天。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她居然肯为黑家的传家之宝，违背裴靖身前差点要她发毒誓遵守的规则，足以见得“希望之光”她是势在必得，谁都挡不住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顺便借到那块‘风云际会’玉盘。”裴絮低着头认真沉吟起这种顺道的问题来。

“裴絮！”单行书乍闻之下，忍不住大叫。

“干嘛……你吓人啊！”嚇一跳的裴絮杏眼圆睁，不知自己哪里说错了。“借来看一看而已，又不会缺它一块。黑家人都不担心了，你担心什么？”莫名其妙！

他们根本不知道，又何来的担心？“只准拿‘希望之光’，其他的不准你动歪脑筋。”他脸红脖子粗，绝对不想同她耍嘴皮子，不然会完没了。

唉！如果连裴靖身前订下的诸多规则，她都能轻忽待之，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人可以管得了她。想到胃就隐隐抽痛，得未婚妻如此，难怪他的胃溃疡老是痊愈不了。

裴絮见他恼羞成怒，再加上自己虚薄的身子已不堪体力过度流失，只得施展怀柔政策，绽出她最迷人的笑靥眩惑他。

“好嘛！未婚夫怎么说，小女子照做便是。”她扮个鬼脸，秀丽的脸庞尽是揶揄。她想做的事难道还要经过别人批准？老爸的遗训她都可以不用了，未婚夫的又算得了什么。

“石介天的酒会，你可别说了不算数。”他再次搂紧她，不免为她的多变担心。

“本小姐不回答这等严重侮辱我人格的问题。”她边打呵欠边安稳地闭上眼睛，睡意再次轻轻柔柔地笼罩了她，“待会儿我若是睡着了，千万别叫醒我，我可不想伤害无辜的人。”裴絮拐弯抹角的承认自己的睡品是全世界排得上名的差。

“安心的睡吧！没有人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叫你起床的。”他低头浅啄她精细的脸庞一下，满眼是情。

现在已是十二月初，他只有一个月可以做企划案，该加紧脚步了。等石介天的合约那到手以后，他一定会说服裴絮嫁给他。

第二章

“介天……”丰姿绰约的元千爱，站在书房门口痴迷地看着斜前方那个

背对着她的男人，不敢一越雷池。石介天仅着牛仔裤，上身打赤膊，长年曝晒在阳光下的体魄强健得令人炫目，那均匀而修长的体态，举手投足间总会不经意流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听见她的轻喃，石介天略略转身回头笑着，浅笑里尽是惯有的敷衍。

“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回房等我。”他慵懒的嗓音透露着情人般的爱抚，摆荡了所有女人易断的心弦。

“我可以过去吗？”元千爱状似不经心地攏着睡袍，实则忐忑不安地等待他的回答。只要她能越过这条线，就代表石介天那容不下任何人的心灵已经有了她的影子。

“千爱，别再试探我。”石介天完全转过身面对她，刚毅的嘴角嘲讽地上扬，一双深不可测的黑眸直勾勾地揪着她，“你明明知道这里是我的禁地，谁都不许进来，何必一问再问。”

“如果我坚持呢？”元千爱有些不甘心地将左脚踏出……。

“千万别试验我的耐心。”石介天从容的语气蕴藏着一股冷硬无情的警告，急遽拉回元千爱来不及落地的脚。

“我们交往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很没有安全感，总是触摸不到你。”她又气又恼的娇喃。

“是吗？触摸不到？”石介天懒洋洋地哼着，闲散地朝她走去，瘦削的脸上带着诱惑的微笑，健美的身子散发出迷人的性感。

元千爱爱恋地望着那狂野、不可一世的男人朝自己走来，无法抗拒他的笑容，无法抵挡自他周围散发出来那股震人心弦的魔力。只要石介天愿意，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化任何顽石、冰山。

“介天……”她低声轻唤，意乱情迷地投尽他怀抱。

石介天勾起她不满的脸狂猛地吻得她无法动弹，几乎化成了水。元千爱再次被他狂暴的亲吻给打动，心跳紊乱，一双手不安分地抚摸他结实的胸膛。石介天性感的唇熟练而饥渴地在她嘴上辗转缠绵，啃嗜她暴露在外的肌肤，褪去他俩的衣服，邪邪地一笑后，以折磨人的缓慢吻上她饱满的丰胸。

“介天……啊……介天”元千爱承受不了太多的快意，情难自己吟哦出声。

“这叫触摸不到我，嗯哼。”石介天撑起上半身，左手沿着她纤柔的颈子往下滑，直下那片光裸如玉的背，猛地握紧她纤细的腰桿，放低她。

裸背一接触到冷冰冰地地板，元千爱那完全迷失于激情之中的思绪才稍稍拉回了一点。

“……介天，在这里？”她喘着气，难忍情欲的蠕动身子，迷乱地眼眸热切地盯着覆住自己的男人，犹疑地问道。他们从不曾在地板做过爱，介天虽然是个狂野、没有行事规则的男人，却从没在床以外的大方和她亲热过，怎么今天……。

“你不喜欢吗？”他诱惑地咧开嘴，英俊的脸庞瞬间布满魔咒。

她无力抗拒地勾下他的头，只能放荡地坠入欢愉的旋律中。这个英俊的恶魔总是能左右她。元千爱嚶嚶了一声，轻轻地在心里叹息。没有人比得上石介天，她精力充沛的情人呵！

石介天的灵魂顷刻间飞出他律动的身体，飘向远方，只剩空壳游戏人间。那飘流的灵魂神遊了许久，寻找了许久，悠悠荡荡再没人能触及的空间环绕，直到本能告诉他，他激奋的身子已得到充分的纾解了，他那游离的魂

魄才慢慢、不情不愿地归了位。

“介天，抱我回房间。”元千爱嘎然出声。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云雨，散去了她所有的气力。她娇媚的眼波满足的绕着他湿濡的俊脸打转。舍不得移开半会儿。感觉得出来介天今天特别亢奋，为什么？

石介天矫健地爬了起来，顺手抱起她，往楼下的房间走去，谁也无意披上衣服；他们心里明白那只是多余。

“是台湾这边的回应热烈地让你满意？”她梳理被爱欲弄乱了的长发，忍不揣测道。

“还是你又顺利的合并了另外一家公司？”介天太有野心，只要他想要的，少有拿不到手的。

“这方面的掌声我已经获得太多，不需要了，至于那些不足挂齿的并购公司，我根本不看在眼里。”他狂傲地大笑，细长的眼眸里进出一道接近不择手段的光芒，“我要的是另外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成名后的介天也会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元千爱纳闷的瞥着自满狂傲地男人。他已经不是初见时那个怀有胸怀大志、汲汲于名利的青涩助理设技师了。她记得纵使是屈居于人下。介天也是杰傲不驯、目中无人的。

“一样我等了很久的东西。”石介天绕过转角推开角落的房门，敏捷地放下她。

这么说他又不打算告诉她了。元千爱有些气馁。

“你知道我有得是钱，就是三辈子也花不完……”她试着以金钱诱出他不许任何人窥视的心。

“我同样可以花我用不完的钱，如果你想上我的床，就别再让我听见这些话。”石介天不悦地沉下脸，转身朝房间副设的浴室大步走去，动作优雅而轻巧，迷醉了半靠在床上的元千爱。

“介天，我不是故意羞辱你。你知道，我一直想送你东西，你却好像什么也不缺。现在好不容易有一样你喜欢的东西了，我希望能亲自买来送给你。”她半醉半着急地解释道，这对我很重要。”她不奢求其他，只希望他身边能有样她的东西，偶尔提醒他她的存在就已心满意足。

石介天回身大刺刺地倚在门边看着她，坚硬的脸上淡出讥讽的笑容，蓄满力与美的姿态，潇洒自在得彷彿一只豹；光着身子的金钱豹，全身充满爆发力。

“我不接受女人送给我的东西。”他忽然诡异地瞄了瞄她刻意用棉被盖着凹凸有致的身躯，邪笑，“除了身体。”说完，他狂妄的仰头大笑，转身走进浴室。

元千爱简直是挫败地目送他进浴室。他的意思是她对他的意义除了温床以外，没别的功用了。在一起这么多年，她以为她是特别的，至少应该比其他的床伴特殊一点。她不是已经成功地踏进他的房子了，相信假以时日，他的心也会是她的。

只可惜她已经四十岁，不比他同时交往那些年轻、面貌姣好的名模、千金或明星们。她的年岁经不起时光的蹉跎，青春也已残酷地逝去。虽然她曾经拥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那却不代表她因而拒绝了它，人是越老越怕寂寞的动物。她想要有个随时可以依靠的对象，不想一辈子任人呼来唤去，可是她又放不开石介天……。

“发呆？”石介天不知何时走出浴室，移近她身边。他弯下身子淡漠地吻着若有所思的人，脸上的狂妄依旧。

元千爱心动万分，一双手急切地勾住他的脖子，尚未消肿的红唇狂猛地纠缠着他的唇，紧紧搂着他的双手越缩越紧，实在害怕失去他。

“想要了，这么快？”石介天扯开她身上的被子，轻蔑地讥笑。

他在嘲弄她。元千爱陷入肉欲的理智挣不开混乱，不一会便陷入美丽的赤焰中，哼哼唉唉了。情欲纠葛中，她情难自己地伸出手想抚摸他的脸，却被主导一切地石介天冷冷地抓住。

“我说了别试验我的耐心。”他将她的手固定在头上，唇抵着她的唇嘶声提醒道，声音中蓦然加入的冷硬，教人轻忽不得。

如果她连他的脸都碰不到的话，又有何特殊可言？元千爱悲哀不已。

当石介天挺直结实地腰桿叠上她时，她悲哀地告诉自己，石介天绝不可能是那个和她厮守终生的人，他不懂得爱，更不可能和谁生活一辈子，只可能运用他天生的魅力耍得人团团转。

她是个既邪恶又难以捉摸，总能教人又爱又恨的坏胚子。可是……她娇声暗叹，她却心甘情愿臣服在他脚下。

当他以睥睨群雄的傲姿佇立于人群之中时，他甚至不用主动和人攀谈，人们就会情不自禁主动往他那里靠。石介天啊，绝对是个英俊且高大的发光体、吸力特强的磁铁。嘖嘖嘖，尤其是他那双时冷时热，时而狂野、偶而冷漠的眼眸，被一股深沉的诱惑驻足着，那是东方且邪恶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勾引着女人，更不用说他那头狂放的头发有多撩人了。

君临天下指的大概就是这种盛况吧！

裴絮选择坐在墙角沙发椅上，试着不与任何人接触。她太无聊了，只得研究起男主人来，研究了一个多钟头后，她有些好玩地发现，满屋子的璀璨光华居然及不上石介天本身不经意流洩出来的光芒。这样英挺、慑动人心的男人真是罪恶得好看，他真不该在拥有这副过人外表后，过分得连才气也在众人之上。

“啊……无聊。”她优雅地掩着嘴打呵欠，没兴趣再观察被一群狂蜂浪蝶包围着的男人，有些睏盹，眼尖地瞄到前方急急行来的人。

着浅蓝色西装的单行书左闪右躲，快步行来，他那青春而有活力的脸庞沾满了兴奋和些许不安。

“这些给你。”他将手中的一把糖果倒进裴絮手中后，频频张望后方，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裴絮见到糖果后，无聊得几乎半闭的眼睛蓦然睁大，“噢！行书，为了这些咖啡糖，我可以爱死你。”她欣喜若狂地剥开糖果包装纸，连吞了两、三颗，对咖啡糖有种无法言喻的喜爱。

“记得别喝任何人拿给你的饮料，我发现今天的饮料都掺了酒。”她兴高采烈的声音拉回了他的注意力。单行书蹲在她跟前，怜爱地拨了拨她的刘海。“强迫你来，委屈你了。”他痴迷地看着盛装打扮的她。一直知道裴絮是可人儿，却不知道她装扮起来可以这么地美、这么地艳冠群芳；她的不精心强调了她的美丽。她一定不晓得吧？

“这么说，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裴絮正经八百地瞅着他，嘴角轻抹着顽皮的色彩。

她那头美丽的自然髻发被她盘了起来，只留些许髻须点缀她小巧的脸蛋，那双一旦动起脑筋就会变得神采熠熠的大眼睛，此刻正闪着慧黠的光彩。

“不行。”今晚他应该时时守在她身边，以防他人骚扰她，却又不得不去争取和石介天说话的机会。他必须想办法将企划案拿给他看，絮又不愿与之前往，真麻烦。

“行书，站在石介天身边那个风韵犹存的贵夫人就是他的摇钱树，‘京世集团’的老板元千爱吗？”裴絮突然用红唇调皮的朝前方努了努，不甚有兴趣知道答案地问。

“小声点，这里全都是石介天的崇拜者，小心你走不出这里。再说元千爱以前借给石介天创业那些钱，石介天早已连本带利还给她了。”单行书压低声音，不用转身看就可以回答她的问题了。

“是吗？我还以为元千爱仍是石介天背后那双推着他的黑手。他能顺利地各种商品授权，权利金又抽得前无古人的高，元千爱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他的‘付出’相对也得勤劳些。”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的糖果，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当是打发时间。“她起码大他有十岁吧！四十岁的女人如狼似虎，妖娇高贵如她一定不知道她的眼睛常常饥渴的追着石介天跑，难怪那男人骨瘦如柴。”她感兴趣的瞅着雍容华贵的元千爱瞧，欣羡她那副玲瓏曼妙的好身材。她和石介天是情人早已是服装界半公开的秘密，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老是若即若离。

“石介天是以自身的才华闯出他的天地，他并不需要谁来拉拔他，这点你我心知肚明，别污蔑他了。”石介天既高大又英挺的体格是公认的好，虽然瘦了点，瘦得恰到好处却是不争的事实。絮现在不仅把他的身材也嫌进去了，连向来不去注意的八卦新闻也知之甚详，还真真见血地掏进人骨子里去。她的无聊已经到达顶点了吗？

“别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些无聊的说长到短全是你那个看我不顺眼地织罗妹妹，在找不到观众的情况下忍痛告诉我的。我只是将对石介天莫名所以的崇拜，以及对元千爱惊心动魄得憎恶，一字不漏地加以组合分析，再转述而已。基本上，石介天怎么去运用他的身体或元千爱喜欢怎样花她的钱，我都没意见。只求他快点举办‘裁缝大赛’，好让我早点走人，本小姐就千谢万谢、阿弥陀佛了。”

“关于这个……”单行书原本带笑的脸庞忽然不安了，

“怎么啦？你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裴絮要笑不笑的扬高眉梢，气定神闲等着他。

“我刚才看到那张设计图了……”他的声音渐渐消失。那不是一张一天就可以完成的设计图，何况现在已是向晚时分。石介天要的分明是和他一样的天才，他不知道这种人少之又少吗？

裴絮处之泰然地咯咯轻笑，单行书紧张的气息未能感染悠哉自如的她。“别吞吞吐吐了，那个阴阳怪气的家伙干了什么好事？”

“这么说好了，石介天是以他的能力在衡量他要的样品裁缝师。”他有些烦恼的降低音量。

“换句话说，他根本是想刁难人，”她安之若素的靠向椅背，不怎么介意地吃她的糖。

石介天的老大心态拜这些糖果所赐，丝毫影响不了她。“他好像很喜欢用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处理他的合作对象，你觉得不觉得？明摆着高离水面几十

公分的魚餌，让水里的魚儿看得到吃不到，然后他悠闲自在地放下魚竿，闪到一边纳凉去，看你们怎么厮杀。偏偏你们不是飞魚，怎么努力跃出水面都没法子吃到那高悬在半空中的魚餌。嘖嘖，好可怜呢！”她一点也不想像他自貶身价地降音，秀眉同情地下斜。

“噓……”单行书惶恐地警告道，直觉地左右环视，深怕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转瞬间化成泡影。

“安啦！我的声音轻若蚊鸣。倒是你紧张兮兮的样子，所引起的注目比我的还多。”她忍俊不住，为他的慌张感到好笑。

“你一点都不担心做不出衣服来吗？”单行书没好气地瞪着她，拿她那副悠闲自在的样子没辄。

“不啊，为什么要？该紧张的人是你又不是我。”她奇怪的瞟了瞟他，甜美的笑容逐渐加大，“这樁合作案成功与否，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钱是你在赚的不是吗？你不觉得你的问题很奇怪。”

她就是有这办法淡化他们的关系，快快乐乐地冷眼旁观，完全不顾他的死活。单行书脸色一正，恶狠狠地瞪着她。

“我的难道不是你的？”他不快地质问，不喜欢她那漠不关心的口吻。

“当然不是。”她理所当然的瞅着他笑。

裴絮那沾着蜜的回答，惹怒了单行书。他恍若遭虎头蜂螫到般，火速地跳了起来，已骇人的气势怒视她。

“別橫眉豎眼了，如果你硬要将你的财产分给我，我当然不介意。倘若要我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可就有点困难了。那些可都是老爸辛苦一辈子攒下来的，我想你应该能了解为人子女守护祖产的苦处。”裴絮等不及他发飙，出奇不意抢了话，笑容益发邪恶。“行书，別咬牙切齿，恭喜你了。”她出奇不意急拐了个大弯。

“恭喜我什么？”单行书很快被她那双有意无意瞟向后方的黑眸分去了注意力，直觉也随着她的视线向后瞥去，这一瞥他差点心脏病发。原本忙于交谈的石介天此刻正“拨冗”望向他们，那姿态虽然闲散，眸光却绝对是无法忽视的致命。

“快去啊！人家好不容易注意到你了，机会难得。”裴絮用食指戳戳他，趁隙恣意。

“你确定他注意的人是我？”他掉回头有些迟疑地寻求保证，半雀跃的脸上再也找不到愤怒的痕迹。

“百分之百确定。”果然单细胞。裴絮撑着下巴，亮晃晃的明眸瞅着没有人能睁着这样一对清澄明亮的媚眸对人说谎。单行书喜不自禁地拉了拉领带，激动的弯身亲了她柔软的脸颊一下，旋即快乐的朝他覬覦已久的目标走去。

真单纯。裴絮眼神一溜，正大光明的对上那双观察她已久的眸子，红唇邪邪地绽开。她喜欢这种打发时间的方式。

石介天瞥见她唇边那朵类似讥諷的笑容了。刚才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年轻小伙子好像就是单氏的负责人单行书，他是个很有企图心的家伙，可惜不够圆滑。看不出他挑女人的眼光倒是相当出色。

她从刚才就在研究他了。石介天嘲諷的扬高性感的唇线，半眯起邪气的黑眸，若有所思地凝视远方那个精灵般清秀的女孩，被她脸上那两道不肯妥协的光芒挑起了斗志。他喜欢精力充沛、不肯被打倒的人，如果他的对手

有这些特质，他想他的日子会过得更有趣些。可惜，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对手，想要的东西又都太容易到手，人生变得有些乏味了。

这个无聊的人世间难道没有他想要而拿不到的东西？石介天厌恶地暗自揣测。

“石先生……”女助理的声音突然插入他们厮杀厉害的拉锯战中，企图唤回他的注意力。

石介天困难地转回视线，有些惋惜未能征服那道眸光。

“有事吗？”他挑高了剑眉，狂野的眸子定定的看着眼前的人，那头不规则的头发似乎也在他质问的同时飘扬了起来。

“我……我是单氏的负责人。单行书。”单行书手足无措地递上名片。

“我知道。”石介天接过名片，看也不看随手交给助理。

单行书没想到石介天认得他，惊喜过度之下，错愕地说不出话来。

“单先生，你不是说有企划案要给石先生看吗？”女助理比比她手上的卷宗，几乎是同情地提醒他。石介天的自信很容易给人这种影响。

“是……是啊！”单行书捡回一丝游离地魂魄，手忙脚乱地递上卷宗。

“她是你什么人？”石介天示意助理收下卷宗后，头一偏，淡漠地朝裴絮的方向点一下。

他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傻了包括元千爱在内的一干人。

单行书也不例外地瞪大了眼睛。这屋子的女人佔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光是他随意一点的方向就有一籊筐，他不明白石介天口中的“她”是谁？

“想必是你的女伴吧！”元千爱柔媚地插上话，看出石介天眼底的兴趣了。介天越来越大胆了，居然当着一屋子客人面前猎艳。

“原来石先生指的是絮啊！她是我的未婚妻，也是顶尖的裁缝师。”经元千爱这么一说，单行书才恍然大悟。

“单先生的眼光真好，有位才貌兼备的未婚妻。”元千爱不露痕迹的瞟了瞟石介天，有些得意，有些窃喜。介天玩女人有原则，那就是不碰已婚的女人。

石介天淡漠地諷笑着，对她的幸灾乐祸不以为意。元千爱一直以为他不碰已婚的女人是为了怕麻烦，殊不知那才是他最喜欢的挑战，他只是不想表现在外而已。愚昧的女人！

“哪里。”单行书有些靦腆又有些受宠若惊地望向頃刻间成为焦点的未婚妻。只见她对众人忽而转至的目光毫无所觉，着雪紡纱露背晚礼服的窈窕身子，未曾因众人的聚视而不安，依旧落落大方地吃她的咖啡糖。直到她发现了单行书也加入了住视后，才甜蜜地冲着他露齿而笑，视他人于无形。

裴絮那璀璨而无邪的笑容，撩拨了其他男人的心弦，唯读石介天略扬着笑意，不为所动。

这个女孩子绝不像她表面上那样清纯、天真。他调开视线饶富兴味地笑着，顽强的脸上涌起许久未见的期待。

好久没狩猎，挑战性高的猎物往往珍贵难求。

好不容易挨到了重头戏。裴絮边打呵欠边懒散的换下一身碍事的礼服，穿上宽松的毛衣和牛仔裤，懒洋洋地走进石介天为众家竞争着准备好的裁缝间。

空间不大，大约五坪左右，用具是应有尽有。裴絮了无兴趣的瀏覽过